



冯 并

新葉集



新 叶 集

冯 并 著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2080

1072080

新 叶 集

冯 并 著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京华印刷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7 1/2 字数155千字

1986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书号：10132·037 定价：1.50元

序

蓝翎

近三十年，杂文创作的发展，比起其它文学形式的创作来，经过了更加曲折坎坷的道路。近几年来，报刊上为杂文的恢复和发展造了不少舆论，勇敢者为之呼吁，编辑者为之开路，热心者为之鼓掌，研究者为之总结。“名不正则言不顺”，杂文创作处顺境时不多，处逆境时不少，如今是经过了不断的“正名”，总算逐渐顺起来了，的确不容易。

对于任何新生事物，呼吁的作用仅止于呼吁，如果没有踏实的成绩可观，这呼吁也只不过是没回应的呼吁而已。杂文虽不是突然升空的“新星”、“新秀”，但起步晚，发展慢则是事实。

那么为杂文呼吁的成绩究竟如何？据粗略的统计，仅就近几年出版的杂文集而言，就比“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还要多，而新起的年轻作者的杂文集的出版，则似乎属于“空前”。这证明了为杂文创作所造的舆论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是有了可观成绩的。

杂文创作已取得的成绩固然可观，但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非常兴旺的局面，离这样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一有风吹草

动，有的报刊就先取消杂文，可见在有些人的心里，它还没有立定脚跟。要真正兴旺繁荣起来，还需要更多的高水平的作品出现，特别是新作者的出现，继承鲁迅的光辉传统，以老一辈作家为榜样，发扬而光大之。杂文是文艺的一种，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要想站得稳，立得定，必得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家和作品，否则，即使如过江之鲫，汗牛充栋，到头来仍是过眼烟云耳。所以杂文作者的成长和其它文艺形式的作者一样，有其共同的社会特点和规律，但也应有自己独特的要求。据我有限的观察，十来岁左右的小画家、小演员，写诗的、写小说的，的确出现了不少，这些才华初露的少年，通常被誉之为神童。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发现写杂文的“神童”——将来会不会出现，难以预卜，暂且不论。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大量“神童”的出现，或者象培养运动员那样从小抓起，大概是不大现实的，恐怕更多的是要求诸于对生活既充满着激情而又能耐得冷清的脚踏实地的实干者。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杂文只能写给愿意看的人看，想以此闻达起来则希望极微。

杂文虽然也是文学形式的一种，但对写杂文的来说，主要还不是靠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艺术构思，靠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夸张，而是靠对现实生活进行及时地认真地观察、分析和判断，尽可能作到对人情世事的洞达，把被现实生活所激发出的热情转化成非常冷静清醒的思索，这就是阅世尚且不深的“神童”难以早日成为杂文作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新起的一些年轻作者的杂文所以写得好，正是不脱离生活动向的表现。比起其它文学形式来，杂文中胡编乱造的现象要少些。为了切中时弊，杂文作者既要研究生活，又要研究历

史，又要多读书，沙里淘金，方能从中提炼出巴掌大的短文来，的确也是苦事。然而天下事怪就怪在有自找苦吃的人，过去信道吃苦为成仙，拜佛吃苦为西天，秀才吃苦为当官。那么，如今写杂文的吃苦为什么呢？仙、天、官肯定无份，作“鬼”确是曾有的劫数。至今仍有不畏者，无他，只是为了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呼吁，苦中有乐，所以就有不招而自来者，一个一个新作者出现了，一本一本新书出版了，杂文之终未断种，正靠的这些不以过去的惨痛教训自己吓唬自己的勇者。

“无意插柳柳成荫”。冯并同志写起杂文来，恐怕是出于他当年的理想计划之外的“追加项目”，这一追加，目标突出，反而把原来刚打好的地基掩盖了。他大学毕业后，在西北边寨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写过剧本，出过散文集。之后，调地方报社当记者，不久又考上了新闻研究生，一面撰写报纸副刊的毕业论文，同时由于工作需要，也随手写起杂文来。他最早的杂文《轿说》等就写于此时。毕业后即正式参加副刊的杂文编辑工作。现在虽已调到了新的单位，但杂文的创作则未中断，两三年间，成绩颇著，集结起来，就是这部《新叶集》。开始偶而为之，继之则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引人注意的新作者。偶然背后有必然，用“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来比喻冯并的杂文创作，我觉得是恰当的。如果不是他对现实生活有了多年的观察和了解，有马列主义的理论根基，读书面涉猎的广泛，有写作的经验，就不会写得这么多。杂文就是要有感而发，无痛强说愁，写不出好杂文来，不管资格多老，级别多高，名气多大。

冯并不仅写杂文，散文也写得很好。一次出差，连续不

断地写出《西行随笔》，就不是凭的灵感或天才。他每到边寨一处，既熟悉其过去，又看到现在的变化，古今结合而谈，内容丰厚，笔底生风，读来令人可信、激动，这胜于浮光掠影式的游记散文。他的杂文能显出自己的文采来，和这之前的写了不少散文有关，从写美文入手转而为杂文，路数自异，故能免干干巴巴的通病。他的杂文也同散文一样，熟于今亦熟于古，古今杂糅，启人以历史的眼光观时弊，愈感时弊的渊远流长，积习既重，更有及时除之的必要。写杂文引古典似乎被人误解为通则，变成了引古证今的“新八股”的公式，其实是古不古，今不今，中间隔着一层。谚云，“博古通今”。依我看，博古为了“通”今，博古必须“通”今，“通”了，就不会为掌故而掌故，也不会生硬地去比附。“通者”，历史的发展观也。今利是古之必然发展的趋势，今弊也是古之顽症的遗留。从总体看“兴利除弊”，杂文才能积极促进利之发展和弊之剔除。冯并的杂文虽屡屡见古而不令人觉得是以古自炫者，正是他力求从“通”上见功夫的真情，其独特处在此，可贵处也在此。但是他这方面的特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或者说还没有完全摆脱杂文，就是“千字文”的偏见，所以此集中短文较多。“语不惊人誓不休”，写杂文也可学学诗人的气魄，为了杂文能站得住，立得稳。

写文章难，写序更难，特别是给杂文集写序，弄不好这本身就可能成为杂文的材料，好在我与冯并非一面之交，他的杂文大都看过，经常交换意见，为了提高，把平时的看法稍作归纳，述之如上，是写给作者看的。至于是否有助于读者，则不得而知。最后说点玩笑话，冯并拿着一包剪报来找我写序，坐下来就抽我的烟，什么客套也没有，可见

不是送礼请托。所以我写起来心里非常坦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要是不满意，那只好怨自己。谁让找错了人！

一九八四年五月于北京

目 录

元旦絮语·····	(1)
甲子寄言·····	(3)
扫扫“美盲”·····	(5)
“朝来新火起新烟”·····	(7)
由“人治”到“法治”·····	(9)
弘毅篇·····	(11)
《即铭》随想·····	(13)
重说“和为贵”·····	(15)
礼貌小札·····	(18)
“闻过则喜”的格言·····	(20)
面子、知非与鼓·····	(22)
弥勒的形象与“哲学”·····	(24)
“难得是诤友”·····	(26)
轿说·····	(28)
“难得糊涂”谈·····	(30)
会议的盛衰及其用途·····	(33)
文滥也成灾·····	(35)
“喝倒彩”·····	(37)
电报加急拜年有感·····	(39)
“旷官”其说的昔与今·····	(41)

对“看破者”的一点看破	(44)
又一种“看破”	(47)
“有确信，不自欺”	(49)
《朋甲图》及其它	(51)
蟹说	(53)
人间正道是沧桑	(55)
“大锅饭”的原理	(58)
酒泉之酒及“铁碗人家”	(60)
去问“凤阳婆”	(62)
也说“非学者化”	(64)
“和尚”二题	(67)
“混血”的孙悟空	(70)
“睁了眼看”广告	(72)
不耻言商	(74)
劝业场种种	(76)
衣食闲话	(78)
消费与贡献	(80)
责字当头篇	(82)
“学而”	(85)
人才随想	(87)
说“马”论“牛”	(89)
冯谖及“左右”之三部曲	(92)
送“学穷”	(95)
考试三辩	(98)
进贤小语	(101)
“良将难求”?	(103)

钢用在了刃上·····	(105)
略论“人生识字”·····	(107)
江山代有才人出·····	(109)
放他出一头地·····	(111)
刮目相看“学生官”·····	(113)
从妒贤说到“国狗”意识·····	(115)
自重·自学·自强·····	(117)
高抬贵手·····	(120)
白头学子赞·····	(123)
冒尖以及冒尖之后·····	(125)
过敏、杂文味及其它·····	(127)
学人·学问·学风·····	(131)
从“寡人无疾”想到的·····	(133)
“变味”及其它·····	(135)
“摇钱”之余·····	(137)
趣味·知音·耳朵·····	(139)
艺术的价码·····	(141)
“文章千古事”·····	(143)
动物、人物以及“复归”其说·····	(145)
从“食五毒”说到“崛起”·····	(148)
文思的快慢与“才子气”·····	(151)
文化人的“文化”·····	(154)
姜女与“佐罗风采”·····	(156)
“议价”中的知识·····	(158)
灵魂!·····	(160)
“名”的危机·····	(162)

略论署名公案·····	(164)
署名公案之外·····	(166)
三论署名公案·····	(168)
编辑的眼力·····	(170)
“小大人”与猴气·····	(171)
寄希望于异军突起·····	(173)
考门第与门第考·····	(175)
有法何似无法·····	(177)
“说客”的精明相·····	(179)
迎击这种挑战·····	(181)
何物“哥儿们”·····	(183)
有感于“冲”下去·····	(185)
人妖之别·····	(187)
和张海迪一道探索人生·····	(189)
才气·事业·信念·····	(191)
潘多拉的盒子以及“所染”说·····	(193)
交游及交友之道·····	(195)
“代沟”其说·····	(197)
还要“自信非遥”·····	(199)
“题海”的得与失·····	(201)
“三味”之外·····	(202)
改革与妇女运动·····	(205)
说说《半边天》·····	(207)
“人之初”别解·····	(209)
关于“不白养”与“不白跟”·····	(211)
“奶奶庙”的兴衰·····	(213)

从“令爱”说起.....	(215)
风俗的变异.....	(217)
再说风俗的变异.....	(219)
闲话“养儿防老”.....	(221)
“独子”小议.....	(223)
传宗·传代·传人.....	(225)
如何为了明天.....	(227)
后记.....	(229)

元 旦 絮 语

弹指又一年。子夜的钟声不绝如缕，依然回响在耳边。

子夜的钟声，连接着对过去一年依恋的残荷断藕，孕育着对新的一年期待的报春腊梅。生命，正是在依恋和期待中走向一次又一次的春华与秋实。

那依恋和期待中的一瞬间是静谧的。可青年人的心是异乎寻常的不宁静。思绪插上了神奇的羽翼，倏忽飞去，倏忽飞回。或者化作为获得成功的一团兴奋，或者化作为遭受失败的几丝沮丧。有憧憬便有徬徨，有进击便有游移，这都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倒是钟声撞击着心扉，发不出一一点声响，激不起些小的一圈涟漪。“哀莫大于心死。”未来永远属于自强不息者。

子夜的钟声过后，便是元旦。鲁迅先生最珍惜这个时刻。许广平曾在《元旦忆感》中回忆，每逢这时，他便扶躺在藤椅上，心里“统计”：“今年做了些什么呢？明年要做些什么呢？”几乎每年如此，待统计出那一年的工作成绩不多时，他是万分不自在的，如此将更增加他新年后不断工作的努力。”

鲁迅先生把一元更始之际的这种总结称为“检故”。说是“检故”，其实意在刷新。刷新工作，刷新精神，刷新应该刷新的一切。鲁迅先生在元旦的思索使人想起高尔基的一句

话：“不知道明天该做什么的人是不幸的。”

子夜的钟声是令人遐想的。

子夜的钟声是收获的乐章，是播种的序曲。

呵！莫枉听震奋人心的子夜钟声，莫有负一年一度的 一月一日。用我们踏实的脚步和着时光的节律，在依恋和期待中辞旧迎新，奋发前去！

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

甲 子 寄 言

爆竹声中，迎来一个欢天喜地的甲子年。

对于年轻人，干支纪年法是陌生的；对于年长者，它却可以唤起一种对往事的真切的记忆。这倒不是说，凡年高者必守旧，却是说，历史是不会被时间的潮水冲刷掉的。倘再想到，近代甚至现代中国史上的许多大事件都是以“干支”来记名的，那种民族的古老的纪年法将会永远留存在祖国的记忆之中。

我生也晚。但眼前的这个甲子年，却使我不期然地想起上一个甲子年。那是怎样的一个年头啊！在癸亥与甲子即将交替的时候，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北国尚天寒，南国已报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之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是震撼而且鼓舞人心的历史事件，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弥足珍贵的发展的契机。

人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不仅因为他是“辛亥革命”之父，更因为他最懂得潮流，最富有求实精神。毅然摒弃当时几乎流行于世界的恐“赤”的偏见，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出发，迈出了人民为之庆幸的一步，这便是孙中山先生的大智大勇。

南国的春节景象，我未见到过。六十年前的“年”的气氛，也只在欧阳山的《三家巷》里有所领略。然而我想，上一个甲子年的“年”，定然是不寻常的。希望在焰火中燃烧，锣鼓声在长空中震荡。在历史的长河中，那虽然是稍纵即逝的流星的一闪，留给后人的却是漫长的记忆和启迪。

是的，又一个甲子年里，本该有一个更不寻常的气氛。那是国人众望所归的，也是新的潮流之所向。隔着海峡而意欲推崇孙中山先生当年的作为的，似要先有其智，复有其勇。当游子归来、瓯片复合时节，“年”味将会更浓更浓。而一切龙的传人包括年长的和年少的，都期待着这样的“年”的气氛的到来。

（一九八四年二月四日）